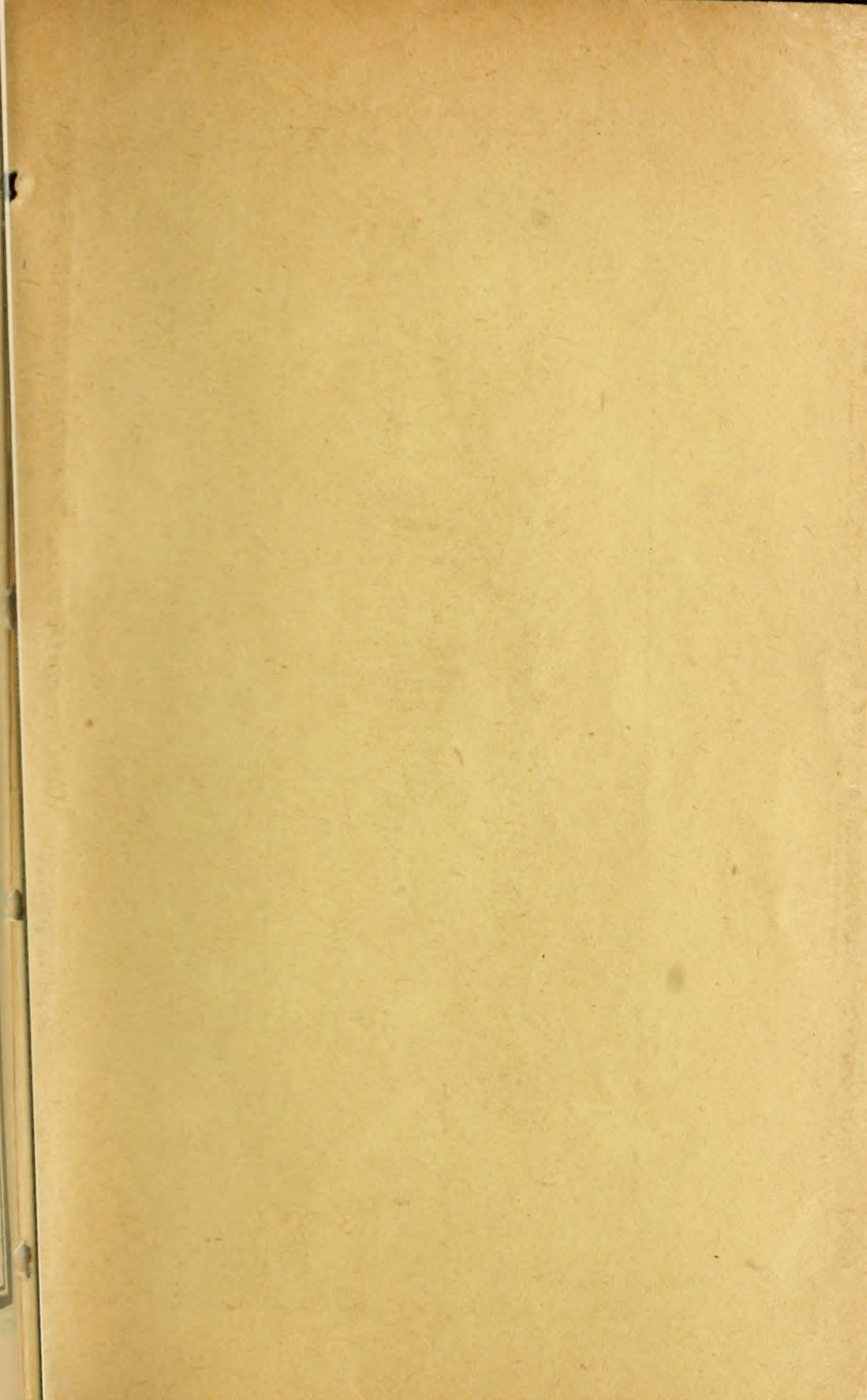
言



續編

樊山戲著

滑稽詩文集

後附琴樓夢小說

樊山先生最近影像



自題六十九歲照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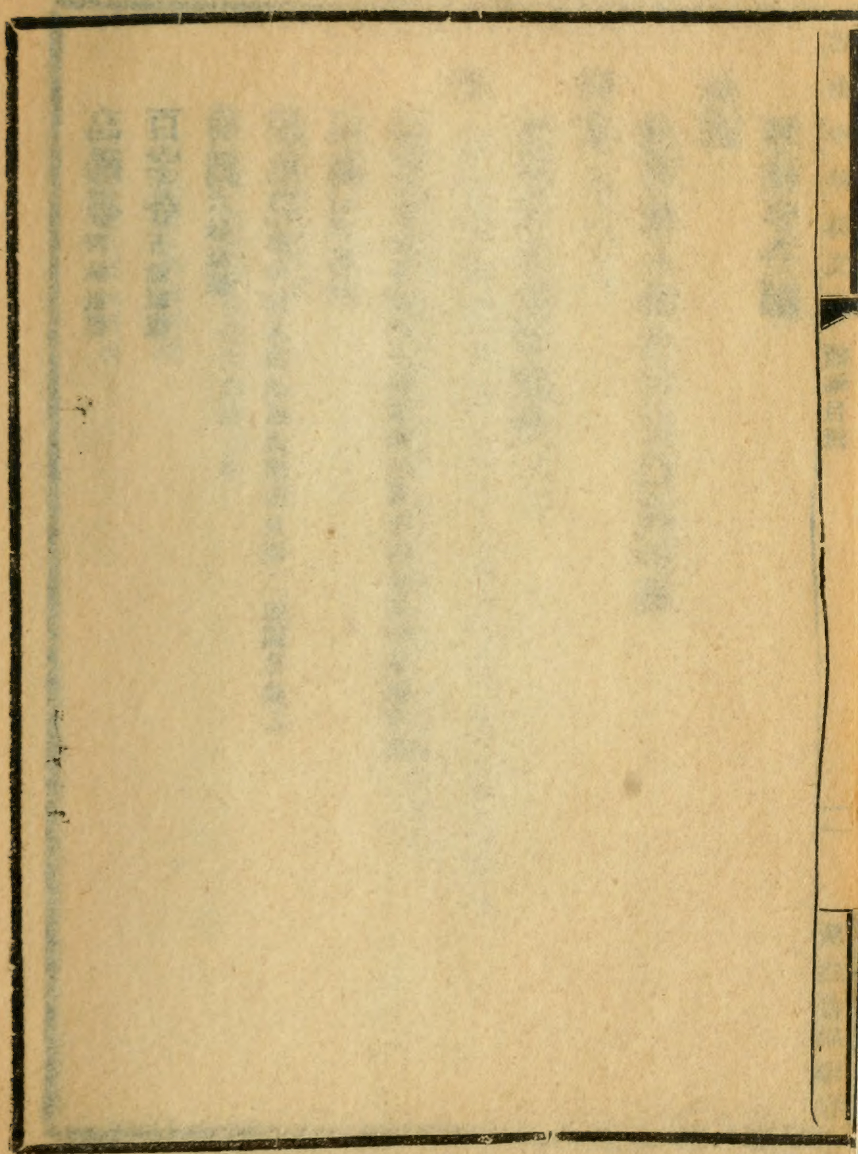
復還簪髻已三年。（辛亥以後余髮不剃亦不辮）捉麈人疑是晉賢。差可襄陽附耆舊。生慚瀛島譽神仙。（日本光永眠雷之言如此）安禪祗覺心波定。强飯方欣齒病痊。我與白鷗同照影。吳淞一角鏡中天。

樊山居士書

廣益書局識

樊山滑稽詩文續編目錄

廣益書局印行



樊山滑稽詩文續編

東溪居士戲箸
廣益書局編校

七言古詩

月當頭夜石甫作歌一篇中嫦娥凡八見戲贈一首

縱使四海九州之女皆嫦娥。石兮石兮將奈何。君家亦有嫦娥五。年年廣寒宮中擠獨處。君自願爲王衍朱由崧。彼僅二徐妃與一徐后。豈如君有五美樓房櫳。已有柳蠻櫻素掉頭弗一視。人有修眉曼睩強欲其悅己。后羿關弓側睨君。乃敢窺覦桂殿嬋娟子。此夜作此歌。當頭一鏡圓靈水。一篇纏疊八嫦娥。欲呼崔徽出畫裏。瑤臺嗔喚許飛瓊。君獨胡爲唐突及月姊。姊姊笑曰不然。此郎固當恕十死。我持玉鏡飛上天。照盡此郎妍蹉榮悴五十有六年。一歲兩歲秀無比。五歲

黃袍加身矣。親王眞膝問姓名。指蘸香涎書易字。七歲稱神童。十三舉茂才。作爲詩歌震金石。九苞威鳳雲中來。十八步蟾宮。無雙玉貌蓮花紅。爾時手織登科記。織到龍陽妒煞儂。十九入長安。車服何妍雅。鳳皇城南櫻桃街。清暉夜夜隨君馬。十年毾㲪倦爲郎。豸冠峨峨趨許下。一歲鎖闈試。再負宣房芻。偷我月中一枝桂。天香散入房行書。（君監試有擬作）偷我月中山河影。寫作崑崙九曲圖。三十以後匡廬住。鑪烟瀑雪長相晤。愁照青蓮別內船。喜臨白傳尋僧處。照君還長沙。再照渡臺海。沈酣花底綺年過。出入兵間玉顏改。四十以後再入燕。已是六龍西幸年。一痕京兆街頭嫵。又傍章臺走馬看。年年照影何消瘦。白髮新茁青衫舊。黃紙除書下九天。分巡一道灕江右。路出申江柳弄絲。明珠論斛換蛾眉。當君玉鏡團欒日。是我金輪美滿時。（癸卯八月君納寵姬於滬）桃葉畫船雙槳快。石湖絳節一鑾隨。豈知狨座諸公忌。更向

龍州遠地移。雲頭灩灩開金餅。畫出渠儂名士影。竟將畫餅入彈章。夜送斑騅離桂嶺。從此浪游無南北。江天慟哭痲衣雪。五十以後擊登聞。帛書血淚以代墨。一朝牽復覲女堯。蘇軾無言惟雨泣。劉郎昔以連易播。此郎更從滇改越。三年觀風三易地。一處看花一換節。海隅猶是舊河山。天上已更新日月。重到長安見月明。長安月照可憐生。照君弱冠才如海。直到白頭無一成。無復璧人誇衛玠。幾從金榜見縱橫。柳條悽愴靈和殿。虆草叢殘野史亭。吁嗟乎。從來名士能妄語。竟以嫦娥之名乞衆女。世間乃有無萬數嫦娥。兄汝弟汝夫汝復兒汝。犬子以卓女爲妻。祿山以楊妃爲母。李波有妹嫺騎射。衛靑有姊擅歌舞。君在衛李司馬軋犖間。誰能分別忠奸與文武。士不遇如女無夫。老無官比貧無襦。志士見月傷蠖屈。思婦見月嘆鸞孤。君不得志抑鬱復誰語。自寫綠章千月府。記否潯陽江上退紅花。獨宿空

房淚如雨。

原作云。不如世上嫦娥年正少。或呼我爲夫。或呼我爲兒。或呼我爲弟。或呼我爲哥。我欲乘風飛去學東坡。其奈九州四海無數嫦娥何。

七言律詩

長晝無事教兒輩屬對戲作

教兒鏤翠復裁紅。要使心犀面面通。鸚舌能言金剪剪。鵝羣換字竹籠籠。曬書荷瓣藏書裏。洗硯楊花點硯中。知否阿爺初就傅。圈圈對對已能工。余初入塾先祖謂塾師曰是能屬對師出聰明看對對余對曰文字喜圈圈

門角鈎心老尙能。換詩換盤語相承。壬寅歲有墨竹換詩詩換盤之對換丹青挂壁金釘釘。轆轤論斤玉稱稱。韓氏辯才矜杜度。呂家韵脚詡藤滕。端居底事消長晝。盡寫新詩入硏綾。比來以書屏聯爲日課

和甫界之見余金釘釘玉稱稱之句以爲奇絕界之別擬東國

雄冠猶冠首南雷重擔不擔肩一聯再賦二首索兩君和

疊韻雙聲未是奇。建除百一體全非。新茶上市磨茶磨。白葛飄花衣去聲葛衣。愛畫時携棕拂拂。量松親解帶圍圍。巧思日與羣賢競。慚愧園翁說息機。

奇外出奇青勝藍。韵從同紐字中探。瓦當平當去硯松煙積。羽扇扇去茶雪浪涵。鈿匣藏金金鎖鎖。白花如玉玉簪簪。藝林都識樊山派。繡入詩奩我亦堪。

即事書懷再示兒輩蓋疊韻體中之變體也

一畝儒宮傍柳南。獨於山水性猶貪。江湖浩淼雙帆帆。去聲帆字與汎同宋人詩無因帆江水書畫停勻一擔擔。柳絮詩曾和病和。前年作柳絮詩十首時方病齒四梅花數要占先占。莫言心是良工苦。味比黃甘更覺甘。

鵝鴨陂塘白水渾。逶迤蘿徑帶松門。手牽水荇行風路。心感池荷何

賀諸如雨恩。名比棗花開最早。情如楷樹斂於昏。揭來雨雨兼風風。莀稻兒孫一倍蓀。一作莀稻孫長子孫

濃晴淡雨有情天。傍柳隨花學少年。騪裊楊枝何裊裊。硯田蓮葉愛田田。向見陳香泉蓮葉硯銘曰田田田長豐年足纓並濯滄浪浪。書札新憑郵傳傳。誰與樊南作詩注。好詩須用錦箋箋。

詩律原參造化功。心源活水信無窮。不禁忍俊誰能禁。無縫天衣可待縫。盛氣為文盛得住。好書入手好皆同。雞啼鹿宿眞凡語。那識天孫組織工。

再用前體示客

塵鞅拋離得自由。吾衰猶是壽人儔。有魚曰鮨餐宜晚。余每喜晚食化草為花看到秋。信有八公松下坐。可無兩個竹林遊。寺言毋乃言詩誤。且可俳諧互唱酬。

小變齊梁樂府篇。依稀藕耦復蓮連。雨餘杏子枚枚美。風裏楊花點點顛。廣厦夏涼五六月。大椿春老八千年。莫疑花謝江郎筆。筆力猶堪七札穿。

摩詰輞川風景佳。近游曾擬剪蓬麻。條條跳脫魚離水。瓣瓣斑斕雨漬花。山析一枝通北畤。水沿雙岔得南垞。裴陪王往無多路。分付詩家與畫家。

陶公三徑眄庭柯。倦倚松根當養和。有鳥撩花消晝永。無蝦下酒奈春何。半林有木山山出。因火為煙夕夕多。得似回文詩錦否。解人吾亦寶連波。

珩孫效前體思得重重長長四字而不成句書此示之

羅兜兜水注鴛鴦。俯弄清池滉瀁光。花影百重輕不重。筍梢驟長短成長。茵凭凭去聲久烏皮暖。石研研多玉指涼。花木四時香不斷。更添

甲煎與煎香。

漫興

了無情思忽沈思。思舊思鄉兩不知。詩可以興惟興也。酒如堪中且中之。陶潛久久難忘酒。匡鼎時時與說詩。不少衣冠絃管會。嘉招還借婉辭辭。

宿昔

江南燕燕復鶯鶯。宿昔同聲有友生。處處去精盧聊處處。上行行秋柳重行行。萬般花月般遊樂。十載江湖載酒迎。同學當年年少少。更同今日少年盟。

戲效雙聲體

亭臺登頓洞天通。騰踏苔梯到棟東。滕蝶添題投鐵嶺。綬卿在奉天劉藤塗透遞臺佟。以楹帖寄盛洲潭桃廳荄調停妥。顛帖唐圖探討同。張顯書唐寅畫諦

聽挑燈談杜體。樓頭蓮漏動丁冬。

詩餘

酷相思

門掩東風花一院。記臨別。離亭宴。算儂意眞隨芳草遠。君來也花前見。君去也夢中見。天遣離愁如雨散。又携手。妝臺畔。怪得你靑眸渾不貶。奴起也鏡中看。奴睡也枕邊看。此調收處是二疊句余變爲疊均而不疊句

前調

竹節偎紅戚短炭。繡枕上。思千徧。這鴛被剛隨人冷煖。雙眠也各一半。孤眠也閒一半。已過薔薇歸計緩。待相遇。秋花晚。盼郞馬不來還盼雁。雁來也將書念。郞來也將佛念。

前調

烏桕別來紅幾度。記門外。十三樹。甚夢裏香車游冶路。前宵也隨郞

去。昨宵也隨郎去。開盡荼蘼飛盡絮。藕花畔。風萍聚。指亭北姚黃花發處今年也留郎住。明年也留郎住。

前調

儂有春糧簞有帚。儂病也。君安否。算君是金杯儂是酒。酒甜也入君口。酒酸也入君口。燕有新雛鶯有友。儂喜也。君知否。算儂是蓮花君是藕。蓮子也入君手。蓮瓣也入君手。

前調

天與風流眉與眼。遠山媚。秋波轉。看喜郎濃粧愁郎淡。桃花也如人面。梨花也如人面。嘻子飛來裙帶綫。平接了。梁鴻案。願明鏡常如明月滿。月圓也如人願。鏡圓也如人願。

前調

祝告東風深注酒。倩誰解。相思鈕。問畫裏有詩卿記否。詩中也雙紅

豆。畫中也紅雙豆。竹裏煎茶携素手。這淸福。拚生受。好博個天長和地久。今生也長厮守。來生也長厮守。

前調

楊柳深深鶯百囀。引吭處。珠一串。任柑酒去來渾不管。有人也歌一徧。無人也歌一徧。

盡日丹黃勤點勘。錯當我。歐錢看。便班馬虞初都不厭。枕上也書一卷。厠上也書一卷。歐公文在三上。錢思公坐閱經史臥閱小說奏厠閱小詞

前調

白白紅紅桃與李。問誰耐。冰霜裏。算祇有南岡松樹子。春至也靑靑底。冬至也靑靑底。

後後前前朝與市。問誰不。爭名利。算祇有柴桑陶處士。有官也陶然醉。無官也陶然醉。

金鳳鈎

鞋謎

潘妃匹。洛妃亞。算値得錦鑲金硏。背人擎起。鳳珠欲溜。翻笑檀奴掌大。情知不是孤鸞化。似姊妹雙生雙嫁。夜來鴛侶。雙眠牀上。卿也雙眠牀下。

贊成功

藍洲趣遊西湖戲成此解

昔龍州老。飽噉湖烟。興來欲放剡溪船。被林和靖。與白香山。併蘇公等邀勒重還。事見龍州集沁園春詞 我今東望。湖上煙鬟。是誰招隱桂叢間。定非白傅。亦匪坡仙。惟林處士。遲我梅邊。

此調平平十四句。兩七言外。餘皆四字。句有順無拗。最難起調。此詞效改之體。純以氣行。故當勝毛文錫。

春夏兩相期

黃公度有寄照片樂府乃五言詩寫以姸詞於題斯稱

雁銜來錦書猶眼、驚鴻小影重見、窄袖輕裾、猶是那時明艷、風前輕燕柳條身、鏡裏緋霞桃花面、貼向雲屏。橫波欲溜送嬌無限、蕭郎鬢髮潛換、怕瓊來桃往、惹卿低黯、紫頷依稀。聊慰翠樓嬌盼。烏雲白雪姿容。顏莫教顛倒鴛鴦看。錢牧翁謔柳如是云我愛你烏個頭髮個肉柳曰我愛你白個頭髮烏個肉趣白松題柳如是畫像云妾膚雪白鬢雲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郎謂此也畫裏人兒。攜入紅衾。小名低喚、送入我門來

前題再賦此一闋男像寄女次一闋女像寄男也

人隔銀河。書傳錦字。莫教暗減顏朱。欲寄征衣寬窄定何如。一方藥鏡歐西畫、恰勝似屏風團扇圖。倩青禽寄與杜郎風貌。依舊清臒。挂向紅閨粉壁。還將酒襟詩袖。指示官奴。早晚香花供養小紗幮。與君贈答如形影。肯千里秦徐對換無、盼天孫小影。早教烏鵲、回贈黃姑。

又

蘇錦千言。甄鴻片影。檀奴此際消魂。依舊花紅玉白好丰神。花如解語尤恢我。便玉不能言還可人。待親拈小筆。添描長黛。薄點脂唇。想見簪花對鏡。玉容十分端整。斂笑舒顰。夜夜薰爐錦帳與溫存。深憐惡惜卿知否。是心上奇花掌上身。待歸時比並。清言美盼。畫不如眞。

高陽臺

天足

有藕如船。天生玉女。更休做作些些。國俗如斯。歸功歐美何耶。風前換了蜻蜓樣。把龍行虎步還他。儘匡扶微步淩波。無限夭斜。　更教禁斷芙蓉䏶。（烟癖字無考當從說文䏶字）只兩般奇快。天祚中華。解脫羅纏。再休薅惱兒家。後來欲識弓鞋樣。剩大姑一緉蓮花。奈無人劃却鞋山。留

此微瑕。

長亭怨慢

紙煤和湘綺少作

是誰鏤冰條成寸。一條條捲捲成春恨。似竹空心。如蔥瘦指恰廝平稱。博山香炷。剛點著輕紅暈。玉篆傍人來。總繚繞花欽雲鬢。 風定。怕他烟斷續。還把秋波偷搵。輕吹細撚。問揷向翠筒可悶。縱相思寸寸成灰。料薪火人間無盡。待每日黃昏。來報玉釭花信。

滿庭芳

再詠紙煤

纖手搓圓。繡囊揷滿。金筒日夜相依。淡菰輕點。香爐玉烟微。隔座阿誰乞火。分一半拗斷蓮枝。頻敲處。裙邊袖角。細細落霜灰。 深閨邀彩伴。香條試爇。花霧同霏。與玉荷爲耦。銀燭爲媒。生怕梅天雨潤。如

蘭氣無奈頻吹。臨欲去。蘭膏薄蘸。低照玉人歸。

賀新涼

三詠紙煤

斜捲西江紙。似金爐甜香一炷。篆烟微起。炙麝成塵蓮作寸。長傍羅衣玉指。顛倒向筆筒琴几。第一莫嫌材地薄。笑桃花魚網寧勝此。吹易著。爇無已。　如今罷吸金筒水。詫西來捲兒烟樣。與卿酷似。燭淚蕉心羞與並。慣促燈花送喜。只書畫前頭廻避。寄語桓家寒具客。莫輕煤敲落生綃裏。曩有友人每看畫必吸烟且持紙煤指畫余深恨之還壓向硯匳底。

高陽臺

四詠紙煤

白石敲光。檀條接火。琴牀細落香煤。比似新蕉。芳心輾轉難開。吹噓感激櫻桃口。便爲烟也戀瑤臺。似拈花微笑無言一晌徘徊。　湞銅

小袋雙金耳。待吹殘蘭氣。倒插蓮鞦。鵝管同纖柳條搦就身材。不愁火滅披香殿。一枝枝接引春回。總留伊一粟紅心。不許成灰。

百字令

五詠紙煤

問渠何似。似晏家玉箸。捲來綃餅。紙閣篝燈茶話久。長照一枝纖影。麝炷熏殘。鵝茸裊落。暗學楊花滾。生香不斷。梢頭一點紅凝。　漫道麻葛麄材。恁般嬌細。常與春蔥近。無奈玉奴青漆案。誤烙一條春蚓。細檢榴裙。燒瘢如豆。是妾相思証。餘香纔歇。焠兒還又勾引。

前調

六詠紙煤效稼軒體

三生不滅。無盡燈都仗蔡侯一紙。縱把栴檀林爇盡。萬古紅灰不死。陸渾羣峯尉[illegible]三月。總自星星起。條條庚續。常山大有蛇勢。　須信

心上生雲。口中吐火。小現華嚴指。下策阿奴能用汝。寧不颺揚霞翠。燒尾長魚焦頭上客。遭遇都如此。漢家炎非日。隨諸葛一試。紙虞韵本不相通而梅村通之偶承其誤

摸魚兒

夢中以此調詠紙煤醒後只記二句因足成之

如橫枝。如藤如柳。如籤如管如箸。香燈烟草都親切。長是不離伊處。相對語。算一日能燒。百丈連綿火。叶卿何自苦。這春蚓身材。秋螢頭腦。總傍博山炷。　東風裏。寒食新烟又過。叶夜釭朝爨休誤。欲窺玉女窗中事。珠孔點穿三五。二語夢中作誰賣汝。笑酒肆歌樓。邂逅常相遇。微光自詡。問紙薄如綃。灰輕比絮。能値一錢否。

前調

前題再賦

笑人間。松明槐燧。那如一紙輕倩。漢宮傳蠟輕烟碧。奔走五侯都徧。卿試看看石火星星。引起通身電。此情不淺。算玉殿罏香。茅檐爨火。都付汝勾管。　金袋裏。一掬井華新灌。篆紋花底輕颸。如龍蜿骨魚銜尾。杏火檀烟迭換。卿試看看軟玉枝枝。香氣無時斷。吹噓送暖。只萬點紅心。十分熱力。光照五洲滿。

沁園春

仲冬初四夜瞻園梅始著花雪月交映效稼軒體

晴雪在簷。寒梅始花。新月媚之。把雪爲豔友。梅爲香友。月爲淸友。伴我娛嬉。雪謂梅花。白雖遜我。疏影暗香還妒伊。嫦娥笑。且莫爭春色、自晝修眉。　待儂三五圓時。向明鏡臺前滿意窺。更梁園雪裏。招回玉兎。樓東刼後。喚起梅妃。綽約瑤華。伶傳縞袂。姊不主張將待誰。梅和雪。願同依月府。長奉淸輝。

代琴夫人寄石甫書

梁髯云致石甫書作兄弟稱則嗔作姊妹稱則喜故有此作

東鄰風過。頓令宋玉成雌。大業色荒。竟使相如作女。迷離處子。驚喜文君。恭維石甫夫人。冠帶娉婷。鬚眉巾幗。何平叔一生傅粉。竟體芳香。王阮亭絕代銷魂。五官端正。親喪善哭。哭夫而誰是親夫。童子稱神。神女而究非童女。行常顧影。見即搔頭。憶當識面之初。已近知命之歲。徐娘半老。尙較溧陽馬柏直狗差強。妃子中年。猶與木芍藥睡海棠比俊。亂點鴛鴦之譜。合爲姊妹之花。手滑不留。衾底雞皮三少。鬚多常剃。唇際鶯含一珠。使我情移。忘君年老。玉顏指天作地。易婦爲夫。君無蠶室之遊。忽地甘爲妾婦。我得龍陽爲侶。願天速變男兒。稽首蓮臺。通詞棠殿。若使綜覈名實。自慚有缺點之留。轉愁顛倒陰

陽。不免抱多夫之憾。石甫一妻四妾今日者。君化望夫之石。妾吟寄內之詩。閨閣友朋是誰最好。妝臺眠食近復何如。柳枝定不隨人。桃葉翻來接我。增翠樓之柳色吾豈雌侯。調金鼎之梅羹卿堪媼相。時方組織內閣此日偷義山之集。賊中大有佳人。他年許逸少之婚。淵上好尋丈母。江南草長。邱嫂能無情哉。陌上花開。錢妃可以歸矣。千萬珍重。亟盼錦書。

時文

愛看他人妾貪吟自己詩制藝

好色耽吟。人已間宜致辨焉。夫妾可看也。詩可吟也。然妾屬於人。詩出於己。其愛與貪不大有辨乎。諺有之。妻妾是他人底好。文章是自己底好。是說也。吾初未信。今乃徵信於易石甫之詩。石甫詩曰。洗眼窺靑鏡。低頭拜錦裙。奈何稱愛妾。多半屬他人。燈照鄰牆雨。衣香隔

岫雲回眸成一笑。未覺紫雲瞋。石甫詩又曰。三字經纔念。神童早有詩。天生靈太子。我亦傳毛兒。傳詩毛有我詩阿魏何愁假。河豚莫見疑。楊衡偷不得。聊把義山欺。則且即其詩而申論之。夫女謁亦甚繁矣。章臺走馬。看幾多陌上之花。而今則正其名曰。非妓也。乃妾也。抑文體至不一矣。藝苑雕龍。積無數篋中之草。而今則標其體曰。非文也。乃詩也。萱芳二草。並從靑牛。根葉兩桃。俱隨晝槳。知趙家臥榻。斷難假借南唐。而茲之所謂妾者。非自己乃他人也。滄柱一生。精擘老杜。雁湖終日。箋注荆公。即敖蔡諸評。專務網羅百代。而茲之所謂詩者。非他人乃自己也。論高柔愛玩賢妻。似較勝於劉禎之平視。石甫則孤居日下。澧浦擲幾何之香草。吳淞拋半翦之秋波。無可奈何。則惟看他人之妾而已矣。論敏中大耐官職。豈不勝於梅二之苦吟。石甫則旅食京華。印龜六鑄而不成。行馬再窺而不進。抑欝誰語。亦惟吟自己

之詩而已矣。大抵目光傾注之區。其造端皆由於意。彼理學不親羅綺。禪人未識風情者。意不屬故也。石甫自明曰愛。則捲簾一顧。眞有蟻慕羶蜂就蜜之思。而夢寐中之意淫。當極力勒懸崖之馬。口角流沫之致。其篤嗜悉出於心。彼入蓮社而攢眉會蘭亭而斂手者。心不嫥故也。石甫自狀曰貪。則下筆千秋。直與市爭利朝爭名無異。而錦囊中之心血。遂終宵爲叫月之鵑。古有易內飲酒者。而石甫則無內之可易焉。彼美雖多。終嫌烏烏少借棲之樹。今有售稿與人者。而石甫之詩則無錢可售焉。風流自賞。轉幸驪龍有不奪之珠。釵囊扇篋。都藏芍藥之文。麗句淸詞。常掛櫻桃之口。似他人之妾。皆爲自己設也。紅粉義兒。嬈美黨人之菊影。牡丹王后。遠過宮保之梅花。是自己之詩。仍爲他人作也。石甫歸來乎。勿餂他人以詩。而忘自己之妾也。則幸甚。

樊山滑稽詩文續編終

滑稽小說

琴樓夢

東溪居士戲編

話說易五郎。恍恍惚惚。走進一間房子。收拾得十分精緻。中間一座鐵牀。挂著妃色湖縐帳子。那淡青帳簷上。畫著一枝牡丹。一枝梅花。題詩云。舞臺收影卸妝時。竹外低斜玉一枝。誰識上妝紅一捻。日華蘸露狀元詩。五郎看了詫異。自言自語道。上妝似牡丹。下妝似梅花。是我說王琴客的。如何這詩把來作典故用了。正在狐疑。忽然裏間房裏走出一人問道。誰在我房裏。五郎回頭一看。不是別人。就是朝思暮想。心悅誠服的王琴客。這一喜。就好像四月初八。被天下國民的代表。舉他做了大總統一般。要想說話。又說不出來。一咕嚕跪倒在地。先碰幾個響頭。却也湊巧。每碰一下。剛剛在琴客一雙蓮瓣之間。五郎的兩髩角。剛在兩隻繡鞋帮上磨擦。嚇得琴客退了兩步。一

面說快請起來。你這人我在戲台上常看見。但不知道貴姓。今兒怎的到這裏來。又爲甚行此大禮。五郎跪著哽咽說道。你是天上的神仙。我想你想了大半年。若再想下去。就要想死了。今兒我自己也不知怎樣來的。大約是天可憐我。鬼使神差。叫我來見你的。琴客聽他說話。又是好笑。又是可憐。便用手拉他道。快起來罷。別折煞我了。五郎趁勢捻住他的柔荑。慢慢的站起來。這一拉手不打緊。就好像有股電氣。從指尖直貫到心眼兒裏。但覺酥酥的發癢。說不出又難過又好過的光景。此刻琴客一面讓坐。一面叫娘姨泡茶。一面請教尊姓。五郎把履歷畧述一徧。琴客連忙改口道。原來是易大人。說到這裏。五郎又恍恍惚惚的。和琴客進了妃色湖縐帳子。這一樁事。是人人可以意會。不必在下言傳的了。停了好一會。兩個人從帳子裏一同出來。五郎此時。那一片美滿的心。和那得意的樣子。眞是畫也畫

不出來。再看琴客。雲鬟微鬆。兩靨緋紅。對著他嫣然一笑。却又低下頭去。似乎害羞的光景。五郎此時。又憐又愛又喜又懼。不知怎樣才好。兩人走到妝台前坐下。五郎見有筆硯。遂取了一張箋紙。作江城梅花引一闋云。

芝田館裏見驚鴻。臉波溶。鬢雲鬆。淺色羅衣窄窄小鞋弓。不似紅氍毹上見。多分是。在瑤臺。月下逢。　麝薰微度繡芙蓉。語喁喁。蹙眉峰。願也願也願。與你酤酒臨邛。更願你泥揉入我泥中。玉作連環花並蒂。休更說。隔蓬山。一萬重。

塡畢。念了一徧。又逐句講解與琴客聽。琴客本來資性聰明。而且唱戲多年。大曲小曲。記得許多。故於詞曲一道。更易領會。五郎講畢。他又默默念誦幾徧。方纔飄過眼來。向五郎說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神童。又是統一黨的文章魁首。這首詞信筆寫來。便這樣旖旎動人。我

這十幾年來。見過無數的人。其中也有文人學士。時常弄點筆墨。他自己以爲得意。據我看來。不是令人不懂。就是滿紙白話。我不敢說這首詞就好到絕頂。但是在我們堂子裏。實在不曾見過。眞是其人與筆兩風流了。這一段話。貫到五郎耳朶裏。眞不止於感激涕零。直把從前想中進士。想做兩司。以及羨慕巴圖魯黃馬褂的種種怨憤。一齊化爲烏有。莫講伯理璽天德無此榮幸。就是秦始漢武極專制的皇帝。也不如我易五郎此刻的體面。正是。

靑鐵九頭獅子印。紅珠三眼雀翎冠。

從前將相親王貴。不値佳人白眼看。

琴客此時被五郎一拉。一倒身坐在他懷裏。把頭枕在他肩上。口裏低低的唱道。

我愛你五歲神童。我愛你文章鉅公。我愛你政事黃龔。我愛你

經綸賈董。我愛你一條辮子是油鬆。我愛你鬍鬚剿滅無遺種。你爲我喝采時。震得人耳聾。你爲我站班時。羞得人臉紅。不枉你風月情濃。到今朝枕衾纔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場蝴蝶夢。我不曾把翠花來遺。你偏要我把銀燈來送。這小上墳的祭品須豐。那大劈棺的斧頭休縱。今日個唱一齣遊宮射雕。明日裏還接演梅龍戲鳳。你不妨三謁碧游宮。我還要雙戲桃山洞。我便是縫褡膊的小娘。你便是賣胭脂的朝奉。我和你生時雙抱鳳凰琴。死時同葬鴛鴦塚。天下死而不僵的。就是你一個情蟲。

唱畢。向五郎一笑道。我這支曲兒好不好。五郎此時。似痲木非痲木。似痴呆非痴呆。似乎明白、又似乎糊裏糊塗。就好像賈寶玉失了通靈玉。有些瘋儍的樣子。怔了半天。纔說道、你眞是天才。只說你的色是古今第一色。今兒才曉得你的才更是古今第一才。怎麼這支寄

生草的曲子。隨口唱來。處處合折押韻。而且斷不是預先做的。是你此刻現編的。像你這樣人。就舉你做大總統。也是委屈了你。依我的主意。上而玉皇大帝。下而十殿閻羅。中而五大洲的君主民主。都讓你一個人去做。那纔滿我的願呢。琴客笑道。你不要說瘋話了。我那裏會編曲子。這支曲子。說起來又近於迷信。剛纔你未來的時候。我在裏間房裏打盹兒。忽然夢見一個老者。教我這支曲子。並且說今兒有個神童來找你。他與你有一宿之緣。你可把這曲兒唱給他聽。我問他是誰。他把袖子一拂。就不見了。我也就醒了。剛剛你也就來了。這不是個神仙麼。五郎聽了。心裏暗暗想道。這神仙一定是白老兒。不然我的事蹟。別的神仙。怎能知道呢。正在出神。忽然一掀簾子。走進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婆子來。矮胖身材。醬色臉。油浸浸一臉的橫肉。口裏喊道。你是那裏來的光棍。敢闖進我閨女的房裏來。五郎

一見。認得他是老鴇子。從前琴客唱戲。他總在下場門坐着。此刻見他開口就駡光棍。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也拿出名士的脾子來駡道。你這裏是龜窩。甚麼人都來得。我來是賞你的臉。那婆子冷笑道。龜窩龜窩。只要錢多。你可曉得我這琴兒。有人要圖片刻之歡。就得三千兩。你今兒趁我不在家。溜了進來。胡鬧了大半天。你好好拿六千銀子來。放你出去。不然巡捕是現成的。我同你到捕房裏去。五郎此刻。一錢不名。氣得滿面通紅。要駡也駡不出個道理來。只搖着頭說。這龜婆子。實在可惡。實在可惡。那婆子又指著琴客駡道。你這小妮子。平日拿腔做勢。遇著貴人財主。不是嫌他俗。就是嫌他髒。再不然就嫌他老。把些好人好客。都放走了。你果然專愛小白臉。我也心服。指著五郎道。你看年紀五十多歲。通身刮不出半文錢來的書獃子。你會同他要好。說是他會塡詞。你可曉得做詩塡詞。是極

沒用的勾當。而且越做得好。越窮得利害。莫講手槍炸彈。不是詩詞搪得住的。就以我而論。你的易大人就了不了。你看我後門口一付春聯。豈無救急搖錢樹。自有隨身聚寶盆。這是洋行買辦烏先生。找人與我寫的。原是指你而言。你如今一搖兩搖。索性搖出古腦錢來了。三聚四聚。索性聚出獻世寶來了。我把你這不要臉的東西。剝皮抽筋。纔出得我這口氣呢。說着把身子往前一聳。屁股望後一挫。就像狗熊一般。直撲過來。左手抓住琴客的頭髮。右手輪開五指。和蒲扇一樣。向那雪白粉嫩的臉兒上。儘力的搧去。五郎當他罵的時候。已早作準備。見他抓頭髮時。便大叫一聲。神聖不可侵犯。這一步攛過來。足有五尺多遠。剛在琴客背後。急切解救不來。只好伸着頸子。把自己的臉緊貼着琴客的臉。那婆子一巴掌打來。咱的一聲。正打在五郎腮上。只覺眼前金星亂迸。不禁大哭大喊道。你這龜婆。打死

我罷。他是玉皇大帝。他是梅花牡丹花。萬萬打不得的。這一哭一喊不打緊。其中却嚇壞了一個人。看官你道是誰。就是五郎性命相依。貧富與共的玉頎夫人。此時正在燈下打手工。忽聽五郎在牀上大哭大吽。又是神聖不可侵犯。又是玉皇。又是牡丹花。嚇得他心頭亂跳。做書的說到此處。可要追敘前文了。原來五郎正月底從上海進京。諸般順遂。到京不多幾日。就寫信回來。要接家眷。他在上海住了兩年。他一人進京。可以說走就走。若盡室以行。談何容易。況且小男婦女。並無得力護送之人。此去要換三回車。行李甚多。細弱可念。他有幾個直諒之友。寫信與他。說要接家眷。必須自己回來一輸。他得信後。便請了一禮拜的假。趁着津浦快車。一日而至。回家以後。他叫玉頎收拾行李。開銷馬頭帳。一切什物。該帶的帶。該寄的寄。好在玉頎才具優長。一點不用他費心。然而期短事繁。也就甚爲忙碌。他自

和一班好友。飲酒敲詩。看花顧曲。這日是梅蘭芳賈碧雲兩個名伶。同他在羣舞臺看王琴客的賣胭脂。看戲已畢。在嶺南樓晚飯。帶醉歸來。又發了脫肛的病。玉頎扶持抑搔。好容易打發他睡下。自在燈下做活。不想他剛一合眼。那魂靈兒就找著王琴客。做了這一場春夢。雖然睡夢裡挨了龜婆一掌。然一年來相如渴疾。居然願遂求凰。也算得苦少甘多。罰輕賞重了。且說五郎在夢裡哭喊之時。玉頎丟下活計。三步兩步。趨至牀前。一手按住五郎心口。把一點櫻唇。湊到他耳邊叫道。老爺老爺。你怎麼了。快醒醒罷。你不要害怕。我們都還沒睡呢。五郎此時。半睡半醒。睜眼看見一個粉香脂膩的人兒。便兩隻手緊緊抱住。急急問道。可打着你沒有。那龜婆那裡去了。我一定要到濟良所去告他。且把你提出火坑來再說。玉頎見他沒頭沒腦的。說出這些瘋話。由不得又驚又笑。又羞又怕。想走了過來。又被他

抱住不放。只得大聲嚷道。你眞瘋了。你見誰打我來。還不快放手。這一嚷。纔把他嚷清醒了。兩手一鬆。又撲嗤的一笑。玉頎把鬍髮掠了兩掠。坐在牀沿上用眼覷着他道。饒把人嚇得心裡亂跳。你還在那裡笑呢。你到底夢見甚麼了。我沒見五十多歲的人。還和三歲小孩子一樣。做夢還會哭呢。此刻五郎也坐起來。身子搖躭着說道。此哭菴之所以為哭菴也。玉頎把頭彎過去道。眞眞的慪死人。我問你到底做的甚麼夢。你見誰家的牡丹花。落在火坑裡了。自古以來。也沒有玉皇與龜婆相雜成文的。這眞是神童的文章。連說夢話。都與衆不同。眞是稀奇。五郎聽了。自已也覺得好笑。他本來肚裏存不住話。况且這个夢。是他有生以來第一稱心滿意的事。便不請教他。他也要逢人說項。於是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對玉頎說了一偏。連替王琴客挨嘴巴也直言不諱。說完又說道。你莫說是夢。這是千眞萬眞的。

等到天明。我就到檢察廳去起訴。定要把琴客救出來。不然夢裡有我替他挨打。若我不在跟前。龜婆打起他來。可教誰替呢。說完了又嘆氣。玉頎見他如此癡迷。本覺可笑。却因他對於琴客用情太過。不免又含醋意。半嗔不笑的問道。你道這夢是眞的麼。他道怎麼不眞、玉頎道。你明明睡在這裏。怎會到琴客家裡去替他挨打。五郎道。不是人去。是魂去的。你豈不曉得我的魂會飛。從前東魂西魂。南魂北魂。四處都飛到了。何况琴客的下處。只有一點點路呢。玉頎道。你夢裡覺得是白天。還是夜裡。他想一想道。是白天。好像他窗子上還有太陽呢。玉頎道。你在這風月場中。也混了三十多年。就是四馬路的野雞拉客。也要等到該睡覺的時候纔拉。何况王家裡、響噹噹。香噴噴。一個極紅的紅人。與你素無來往。靑天白日。忽然碰見。就會與你同入羅帷。天下那有此等怪事。你在家裡說說罷了。還要到廳裡去

告狀。那聽官問你有何憑據。你的憑據。都在夢裡。豈不是大笑話麽。五郎被他說得無言可答。只好自已轉灣道。我原是說笑話。誰眞與龜婆子打官司呢。玉頎又道。我的老爺。本是多情。情濃到極處。便會發癡。今夜的夢。原不能作眞。然這一點愛琴客的心。却是千眞萬眞。老爺我並不是吃醋。想起十年以前。你娶我的時候。你那膠粘蜜甜的景况。也與今兒夢中一樣。老爺。你要曉得那時我的年紀。畧大於現在的琴客。你的風貌。却比如今少俊得多。那時你我的愛情。眞是五雀六燕。銖兩不差。到如今我的顏色。年衰一年。你的愛情。也似乎日減一日。然而我總盡心盡力。服侍老爺。自問一點愛情。實與從前無異。我常聽老爺說。色衰則愛弛。似我們年近四十的人。若依然如膠似漆。這是主人格外的深恩。卽或棄舊憐新。也是男子向來的習慣。我們做女人的。只好是寧人負我。勿我負人。剛做個曹孟德的反

廣益書局印行

面罷了。萬一老爺一朝棄置。令我溝水東西。叫我娘兒三個。何處存身。無非凍餒而死。想我十年侍寢。縱無可錄之功。今日色衰。亦不在犯出之例。總而言之。我母子三人的生死。全繫在老爺一念的愛憎便了。說到這裏。早已淚滿秋波。撲簌簌一行一行的。都落在半新半舊的紫棉襖上。急得五郎連說。你怎麼做起題外的文章來了。我不過做了一個夢。你如何就說出這些寃苦話來。玉頎道。老爺。我不是糊塗人。你的心事。我也看得出來。就這溝水東西四字。難道不是老爺口裏說出來的麼。但是老爺如果再要討人。却須斟酌。即以琴客而論。你有二十分愛他。他未必有一二分愛你。若把兩邊的愛情上天平平起來。只怕他半星兒的朱提。當不起你五十兩的砝碼。無論你此刻無錢。即使有錢。弄進門來。這一相情願的事情。一邊明裏求歡。一邊暗中落淚。可有甚麼味兒。你若討他歡喜。捨命相陪。必於年

壽有損。他若嫌你頹唐。尋人打替。更於名譽有傷。話未說完。五郎跳起來說道。我竟不曉得你會做四六。將來進了京。統一黨要我做文章。我就請你打替。玉頎也不理他。仍一面接着說道。至於說他愛你是神童敬你是名士。眞是夢中說夢。你想三馬路四馬路的先生。除了認得洋錙。那裏會認得字。就做得蘇東坡的詩。比不上一個鑽石戒指。塡得秦少游的詞。及不來一個珍珠項圈。你越做得好。他越不懂得。如今那裏去找顧橫波、柳如是、那樣憐才的人呢。這話可又要說回來了。如其眞有個河東君。恐怕老爺的筆墨。還彀不上錢牧齋。柳夫人未必看得起。照這樣說來。柳如是一班人。叫做高不成王琴客一班人。又弄得低不就。倒不如王鳳姐說的。和我這燒糊的捲子混混罷了。一席話說得五郎閉口無言。坐在椅子上。從頭細想他這些話。雖然含着醋意。却是至理名言。我若此時。忽發十萬銀子的橫

財。便把一萬與他母子三人過度。再把兩萬討王琴客。還有七萬。爲娛老之資。我旣遂心。於他也不爲負義。無如願大難償。只可付之羅夢。況且我這玉饋從前本視如至寶。當初若不嫁我。我定有性命之憂。較之今日的王琴客。情義更濃十倍。如今是家常便飯。吃得太多。又想上別的館子。其實今日的琴客。未必能及昔日的翠琴。何以言之。現在我於琴客。可謂禹吾無間然矣。然頗有人說他不美。若梁翁子在如今。總算眼界最高。天下人才。得其一言。卽爲定論。他始終說花翠琴是天下絕色。則兩人的高下。立可斷定。我屋裏現放着一個錦雞。却去捉那滿天飛的鷂子。這不是作寃麼。想到這裏。那白老兒在冥冥之中。早已明無不照。暗暗點頭嘆道。究竟是他生有自來。靈根不昧。疾入靈霄殿。啓奏玉皇。玉皇笑道。這孽障也有夢醒之時。你可傳諭太白金星。將他以前削奪的官祿。一概開復。增壽二紀。晉位

國務卿。賜進士及第。加上將銜。其餘一等嘉禾章紅黑鷹寶星如故。白老兒奉旨自去傳諭不提。且說五郎又想。剛才夢中。琴客與我的恩愛誠然不淺。然總由於我先有此心。故有此夢。究竟他心裏愛我不愛。實在不得而知。果如玉頎所言。我愛他他不愛我。豈非自討苦吃。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我好容易盼到實缺道台。這慕上司的心。實與慕君無異。偏偏遇着兩個上司。一個把我革職。一個把我撤任。我如今愛慕琴客。也與愛慕總督無異。設或娶進門來。他把我撤去老爺之任。甚至革去丈夫之職。我這一條小命。就活活被他氣死了。想到這裏。不禁連打二個寒噤。又想夢中所見那個老龜婆。眞是窮凶極惡。比戲台上逼宮的司馬師。還凶十倍。他說我闆了半日。就要六千銀子。只怕要討琴客。兩萬金還不肯答應。我現有玉頎在此。不費一錢。夜夜香溫玉軟。爲甚麼放着現鐘不撞。又去聚

九州之銅。想到此擡眼看看玉頎，見他斜倚牀欄。仍在那裏無言垂淚。不禁通前徹後。想起無窮的事來。想我癸卯年初見他時。一見就覺得非娶不可。彼時他若不答應。我必爲情而死。後來居然肯嫁。他便是我救命的恩人。既嫁以後，便同赴右江道任。彼時阮囊金盡。他從臂上褪下兩副金鐲，助我的盤川。這便是疏財仗義的良友。他隨我到官。未滿百日。便罣彈章。從此流轉數省之間。奔波萬里之遠。他不但毫無怨言。而且時時安慰。刻刻溫存。事事躬親。般般省儉。眞是我同心共命的佳耦，那年我在九江害傷寒病，昏迷不醒。將及一月。便溺都不自知。汚穢狼藉。我雖有許多妻妾。實只他一人伺候。他也不怕髒。不辭勞。不嫌煩。不眠不食。衣不解帶。一月後我才清醒。他已累得花容憔悴。玉骨支離。眞是我從亡割股的功臣。起死回生的良藥。其餘好處。也不勝言。至於我待他的情義。自問也還不薄。然而十

年中常在窘鄉。從不曾給過整封的銀兩。也不曾縫過整套的衣服。不過零碎貼補而已。他自己從前的一點積蓄。自嫁我後。消磨殆盡。想起來。他無一事對不住我。我却有十分對不住他。我若此時。棄舊憐新。不惟公論不容。抑且天良難昧。讀唐詩而刪李益。恨其無情。覽元曲而惡王魁。訶其負義。豈有平章往事。責備不寬於古人。而背棄前盟。覆轍自蹈於今日耶。聽書的聽到這裏。不覺都笑起來。說是章回小說。忽然夾兩聯駢體。實屬聞所未聞。列位。你們此言差矣。你們須看做書的。是替誰說話。在現在是代神童設想。他向來一搆思便成錦繡。一落筆便是珠璣。請看王勃的腹稿。那一句不是四六。五郎此刻。思前想後。忽然肚子裏和王勃一樣。編出兩排四六。做書的不得不替他寫出來。不然。神童是要怪我的。且說五郎思想已畢。走近玉頎身旁。拉着他的袖子說道。我的太太。我的何太太。我如今悔悟

過來了。我再也不想琴客了。這一輩子就守着你一個人。玉頎一面拭淚說道。我的老爺。我如今是秋風團扇。你就再討十個琴客。我也不敢妒寵爭妍。但求老爺。可憐我伺候一場。捨一碗閒飯。養活我母子三人。不要趕出門去。那就感恩不盡了。五郎發急道。我已經覺得萬分對你不住。你再說這些話。我又要哭了。我起誓與你聽。玉頎連忙攔道。只要老爺心上有我。我總知道。若是自己咒自己。便同咒我一樣。又不是唱四郎探母。爲甚麼要盟起誓來。五郎笑道。我們今晚不唱四郎探母。却唱了一齣五郎戲妻。神童一生。最喜歡做對子。他此言衝口而出。不過以五郎對四郎。戲妻對探母。誰知玉頎得了這妻字的封號。榮幸非凡。不由得抿着嘴兒嫣然一笑。笑得五郎心蕩神迷。一把拉住道。此刻可眞是睡覺的時候了。你就是客。我就是野雞。快去睡罷。玉頎輕輕喊道。巡捕快來看野雞拉人啊。正是。

襄王夢裏說銷魂。疑雨疑雲莫當眞。
比較桃花千尺水。情深還是眼前人。
余與石甫爲莫逆交。老有童心。日以嬉笑爲樂。自君北行。日日有偏插茱萸之憾。飯餘燈下。偶然作此狡獪。雖曰滑稽。實亦有爲而言。非吾石甫莫能解也。珩孫以底稿付裝池。書此一笑。樊山識
余戲爲虞初之言石甫以詩見樊戲答
故素新縑比較難。野言聊當寓巵看。三挑玉瑱來端木。一夢紅樓感納蘭。海樣啼痕雙袖滿。潮般心緒五更寒。龍門史筆今何用。且可閒情託稗官。

滑稽小說 琴樓夢終

孫寶瑄校字

中華民國二年五月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訂正六版

樊山滑稽詩文集 初編二冊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原著者 東溪居士
校訂者 廣益書局
發行者 廣益書局
印刷者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廣益書局

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
北京楊梅竹斜街 長沙萬福街
漢口半邊街 江西府學前
廣東永漢北路 開封書店街

樊樊山全集

恩施樊樊山先生。在前清時代。爲才子。爲循吏。入民國時代。爲逸老。爲騷客。平生著作。固足藏石室而壽名山。茲由先生將其各種手稿。寄交本局。編爲全書。內容共計六十種。分訂二十四冊。裝成四函。凡崇拜先生爲國學之泰斗者。當無不歡迎此書也。

(全書二十四冊定價四元)

